



孙豹隐文集

第三卷

孙豹隐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长篇小说

武林天骄

电影文学剧本

非常采访

佛门情缘

传记文学

李飞羽千里学艺

高“鹞子”擂台扬威

董海川铸“八卦”魂

人物对视

“喀喇昆仑的神魄”的塑造者

——初识青年作家唐栋

记青年作家路遥

他为友谊而来

——访美国著名钢琴演奏家伊利·赫莫韦茨

古城访姜昆

漓江红河水声急

——遥望八桂寄语聂震宁

《红高粱》·从零开始

——访张艺谋

西京长安—西京

——丹青名家王西京掠影

踏着斯诺的足迹

——访美国奥克兰大学教授伯纳德·托马斯

费翔在西安…322

电影王国的雄鹰

——对视著名导演吴天明

驰骋画苑绘春秋

——著名画家张义潜写照

“刘三姐”下海

路遥,悲剧决不属于你

他与世界第八奇迹

——著名考古专家袁仲一访谈录

大散文页

小议“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回心石前莫回头

塔尔寺览胜

《榆林纪事》主持人语

三秦美饌数曲江

海南行

30年代徐悲鸿、齐白石史料的最新曝光

奇妙的雨花石

“副作用”析

在“当代真正的大学”徜徉

——我与书

作家,爱惜自己吧

藏史佳话蓄情趣

寻找美的坐标

外国作家对妻子爱的扫描

因为有爱

滚烫的爱

——几位作家妻子爱的深沉力量

“理”之乱弹

藏书·读书·写书

勤奋·牺牲·选择

从欧阳修遭诬谈起

——《云楼夜话》之一

制度与执行

——《云楼夜话》之二

官仓“鼠”不容逍遥

——《云楼夜话》之三

警惕现代“和珅”

——《云楼夜话》之四

绿杨宜作两家春

——《云楼夜话》之五

反贪与自廉

——《云楼夜话》之六

慎于“可取”与“不可取”之间

——《云楼夜话》之七

“宝马”与千里马之联想

——《云楼夜话》之八

大文化三题

回望在《文化艺术报》的那些日子
马儿奔跑的艺术

附录

序《武林天骄》

武道之魂

——读孙豹隐小说《武林天骄》

我的少年侠客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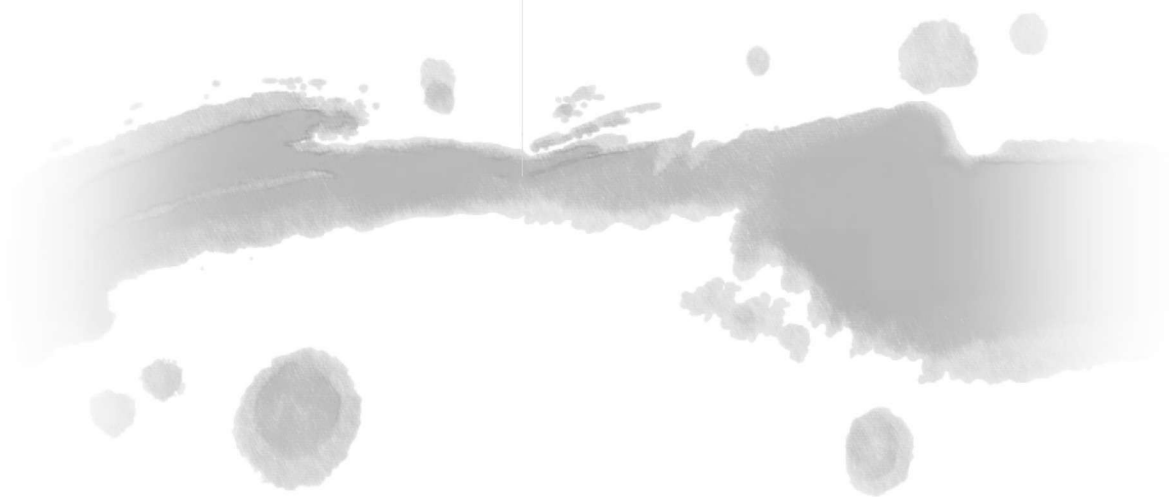
——评小说《武林天骄》

电影文学剧本《非常采访》审读意见

后记

长篇
小说

孙豹隐文集



武林天骄

1

清光绪三十三年间，柳河大道上通了火轮。一艘艘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几丈高的烟囱冒出滚滚黑云的铁皮船，拉响“呜呜”的汽笛，神气十足地从宽阔的河面上驶过。

这一来，柳河镇就成了个头号热闹的去处。作为东西南北通衢的水旱码头，不消说，整天价过往的旅客商贾顿时恶增，大有络绎不绝、川流不息的势头。更有那些为谋大官、捞巨财而走京串卫（天津）、下汉（武汉）上穗（广州）的形形色色之徒，或结伴成伙，或单人匹马，或排场显赫，或形迹诡秘，他们麇集夹杂，汇聚成堆，活像钱塘江上的潮水，“哗”地涌上来，“呼”地退下去。

俗话说，有钱不赚，头号傻蛋。于是乎，不足两三年光景，柳河镇上陆增了大大小小的饭馆、旅店、茶社、酒肆上百家。至于那摊贩行商、货郎杂耍之类更是应运而生，仿佛雨后春笋一般从四面八方都涌到这里来了。折腾得柳河镇每天从日出到暮垂全像开了锅似的，甭说有多热闹。

清明过后的一个大清早，太阳刚刚露出来半个笑脸，它那最初的几道光芒，尝试着将大地镀上金色。就在这旭日冉冉东升之际，整个镇子被一阵阵喧闹声吵醒了。全镇公认消息灵通第一人的镇办学堂掌教，人称“小诸葛”的关春明，不时用眼光扫视一下越聚越多的民众。他的脸上不时飞

出几丝掩饰不住的得意，因为泱泱柳河镇上数万之众，唯有他晓得，今几个柳河镇是要热闹上加热闹了。

“关先生，今天有啥叫人开眼的事体呀？”

“关先生，今几个要来哪路神仙，咋看着热闹劲儿比往日大多咧？”

“是喽，往日得过了卯时方才有这般兴头。”

“您老三年早知道，别掖着藏着，先给大伙吹吹风嘛。”

关春明心头漾起一股高兴，他平素里最喜欢的一口，就是别人央求似的向自己打探消息。当然，秀才出身，现在又执掌学堂的关春明，习惯于保持一种矜持劲。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先要卖个关子，假装并不知道多少内情。等到旁人一问再问，急不可耐，甚至流露出那种好笑的猴急情状，他这才会不紧不慢地捋捋胡须，有时还要咳嗽上几声，然后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大讲一通。讲到得意之处，竟是那般地眉飞色舞，好像事情发生时，他就在跟前一样。年长日久，乡亲们摸准了他这号脾性，凡打问什么事体，总是先奉上几句恭维之词，继而再一迭声地催促几次，便能静听宣讲了。

可这回煞是作怪，几个后生连珠炮似的轮番催问，关春明依然是笑容浮面，就是不开金口。众人眼见难以问出个子丑寅卯来，便也嘟囔着四散离去。

就当人群散出近乎一箭之地时，关春明双目放光，蓦地大喊一声“列位乡亲，不待片刻，柳河镇便有大戏上演，人人皆可大饱眼福哉！”他话音未落，学堂东头一座院落的黑漆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2

随着黑漆大门的开启，“噔噔噔”，从里头健步走出十几个人来。领头的那位，年纪二十挂零，方脸阔腮，面色黑里透红，长得膀大腰圆、骨健筋强、身躯凛凛。只见他上穿羽白十三太保纽门紧身上衣，绛红绒绳结扎十字袷，下罩漆黑的二马分裆灯笼裤，那腰间扎的一条牛皮板带，黄铜吞头锃明闪亮，足下一双抓地虎飞燕快靴，活脱出主人清洁而又沉稳的风采。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那一双眼睛大而有神，光射寒星；两弯浓眉深如刷

漆。一条乌油油的辫子盘在头顶,显得风仪轩昂。不用多问,一看那模样,就知其人绝非等闲之辈。

“哎哟,这不是纪大公子吗?”

“几年未见了,更显精神了。”

“咦,他今儿个这么早出来干啥呀?”

“嗨,手里还提着家伙哩。”

刚刚由学堂前散开的人流,仿佛被磁铁吸引,“哗”地又围聚到纪家大院门口。大伙儿七嘴八舌,鼓动起一片喧嚷。

那位被称作纪大公子的后生,正是这大宅门里的少主人纪天泉。他没料到一开门就有这么多人聚到这儿,略顿了一下,随之坦然地对围观的乡亲们行了一圈抱拳礼:“诸位高邻,小子不才,不曾为桑梓谋福增辉。虽说学了几天拳脚,多年来也一直未能让父老兄弟们指教,实有愧疚。今日天泉不揣冒昧,有意在垂杨柳下演练薄技,以飨诸位。大伙若有兴趣,敬请赏脸一观。”

“这可太好咧!”

“千载难逢的机会哪,当然要看喽。”

“开眼啦,今天就是不摆摊,也要去捧场。”

纪天泉话音一落,四周喊好声顿时响成一片。

一群半大小子更是兴奋得大喊大叫、手舞足蹈起来。呼喊声中,人流簇拥着纪天泉朝着垂杨柳方向浩浩荡荡而去。

3

这纪天泉何许人,为何他表演几下拳脚竟会有如此旺的人气,引起了全镇的轰动?自然还得从他的身世拳艺说起。

纪天泉的父亲纪大鹏,曾经是大清咸丰朝的武举,做过两任游击,也就相当于现时的团长。其为人正派耿直,武艺高强,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辞官不做,回归故里。闭门家中几十年,悉心研习中国拳术武功,尤其是致力于技击,也就是拳术实战技法的创新实践。他早起晚睡,日日不辍,一年到

头时间都花在了技击散打和研读、解析拳书上，因此对男女间房事竟无暇顾及，直到四十六岁上方得一子。这孩子自呱呱坠地，便好生奇怪，不论哭喊、滚翻、爬坐、起走、蹦跹，无不流露出十足的尚武风采。纪大鹏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认定这孩子富有天资，是块习武练拳之料，将来必定能子继父业，成就武林大器。于是乎，他特意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天拳，意谓天生的练拳材料。孩子日渐长大，除了跟他学武外，又被送到镇上学堂去读书。纪大鹏希望把儿子锻造成文武全才，各方面都能超越自己。

岂料头天上学，那学堂夫子关春明嫌天拳这个名字粗野，自作主张改之为天泉。纪大鹏闻之，心中老大不乐意，气咻咻地跑到学堂，对关先生好一顿诘责。关春明根本不睬纪大鹏的情绪，不慌不忙地说道“令郎更名天泉，非吾意也，乃系天决。”纪大鹏听得摸不着头脑，只好强压怒火，叩问其原委。关春明嘿嘿一笑，侃侃而道“纪大人系儒将也，岂不闻泉字之蕴涵？泉者，天地之神妙造化也，千年万载，徐徐流淌，汨汨不断。且同武功渊源甚深，密不可分。宋朝岳飞乃武中英豪之最，其掌中兵刃系十八般兵器冠首之长枪。纪大人，你可知其枪名谓乎？”

纪大鹏白了关春明一眼，心想，真是关老爷面前抡大刀，孔夫子门前卖文章。别说是我纪某人，就是一般的练武者谁不知晓这一点，刚要张嘴答话，却被关春明抢先道“那是堪称天下第一枪的沥泉枪。当年，岳武穆仅用沥泉七十二枪法中的一招，便致江湖顶尖高手罗延庆、杨再兴于绝对败局……”纪大鹏没想到文秀才关春明还懂得这些东西，不禁肃然起敬，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关春明，用心听起来。

关春明见纪大鹏有了兴趣，越发来了劲“不只是枪与泉莫可分离，就是百刃之君的剑也同泉紧密相关。剑中珍品名谓‘龙泉’，这龙泉的来历纪大人定知其详，恕关某不赘述了。总而言之，越是习武高手，越与泉字关切。关某深知纪大人企盼令郎能在武功上出类拔萃，登峰造极，故特意将其名更为天泉，实符天意，旨在暗喻令郎今后能大成哉。”纪大鹏虽说颇识几字，然毕竟不是纯粹文人。关春明一席话说得他打心底里佩服，原来的

火气自然也随之消弭殆尽。他冲关春明拱拱手，转用感激的口吻说“夫子大才，寥寥数语，令纪某茅塞顿开。不承想一个泉字还有这么多讲究，今后犬子的名字就依先生所裁。”关春明也欠身回礼，表示一定要把天泉教导成擎天栋梁。两人相视大笑。自此，纪天泉的名字便写进了纪家的宗谱。

光阴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纪天泉出落成个美少年。长年累月的勤学苦练，他练就了一身的本领。一天早上，天泉正和几个师兄弟在后院热练金刚拳，一旁冷眼观看的纪大鹏猛地抄起一块砖头朝他砸去。好天泉，意到力到，只见他敛气微撤，左手往斜上方迎着飞来的砖头一挥，“砰”的一声，砖头被截为两块。纪大鹏哈哈大笑，唤天泉到自己身边，满意地说：“儿啊，为父的武艺已尽数传给你了，看你刚才的手眼身法步及功力，已超过为父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纪家后继有人了。不过，你要切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强中自有强中手，天底下有能耐的人多着哩。往后你要小心谨慎，善采众家之长，切莫囿于门户之见，老子天下第一，瞧不起他人。那样，非但不能成为武林的中流砥柱，一不留神，还会毁了自己。”

父亲的教诲，天泉甚以为然。从此，他除了在家里继续修炼，隔三差五还出外寻师访友，砥砺拳艺。几个春秋过去，功夫见识又都增长了不少。到他十九岁上，纪大鹏夫妇相继病逝，天泉在家守孝三年。这期间，他足不出户，闭门谢客，整个身心全扑在了练武上，那技艺呀，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每天都有大的长进。惊蛰那日，一位自称是五台山下来的和尚慕名前来相会。两人在后院交手，和尚身高力大，蒲扇般的大巴掌一个劲儿朝纪天泉劈来。天泉闪躲的同时，瞅准和尚一双连环劈掌刚刚劈出左掌尚未落下的一刹那，突然身子前纵，紧紧贴住和尚将要落下的左手臂，一记“反身劈砸”，借势将和尚砸翻在地。那和尚本来自己劈掌用力就十分猛烈，加之纪天泉借力打力，二力相加，其力更甚，所以能够一下子将和尚砸倒。和尚受此重创，半天爬不起来，就势歪在地上朝纪天泉拱手服输，叹道“吾云游天下多年，尚未遇到对手。今足下几个照面，竟使吾惨败至此。武林

英雄足下矣。”纪天泉虽然不是那等骄傲之辈，然正值青春气盛之年，听到如此赞誉，不禁脸上飘出几丝志得意满之神情。站在旁边观战的关春明，眉头皱了起来，他敏感地捕捉到了纪天泉的这种心态，心中漾起了层层忧虑。

自打纪大鹏离世后，关春明便更加疼爱纪天泉，特别是关心纪天泉的武学武功。他看得出天泉在武艺上天分甚高，只要调教有方，定能在武学上成大器。自己虽然不会武艺，可武德、拳理以及武林许多轶闻传说却是知之甚多。他不时给纪天泉灌输习武之道、为人之道。天泉呢，从小就佩服关夫子的学识，父亲去后，一直将其尊为父辈，每逢重要事体，总是忘不了请教关春明，两人的关系别说有多亲密。自发现纪天泉露出自满的苗头，关春明便耿耿于怀，不时在心中默诵“凡事须防微杜渐”那句格言，思忖着用个什么法子让纪天泉懂得这个道理。关春明到底是关春明，一个偶然得来的消息使他萌生出了一个绝好的良策。

那是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关春明独自来到景阳楼酒家，选了一个僻静雅座，要上两样小菜，一壶老酒，细斟慢饮，打算边喝酒边琢磨个提示纪天泉的法子。忽然，隔着数张桌子坐着的两位客人，一阵高声大嗓把他的思路打断了。

“你懂什么，高手还分是男是女？”

“我只知道罗成、李元霸，没听过有哪个小娘们儿能耐大。”

“少见寡闻了不是，甭说别的，十三妹那能仁寺、悦来店的故事都没听说过？”

“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犯不着在此多待两天，就为看一个女人家的雕虫小技？”

“得嘞，碰上你这号井底之蛙，叫我再说什么好。咱们分道扬镳，你先去汉口，我非得在这儿一睹武林绝技不可。”

这番对话，关春明听得明明白白又糊里糊涂。他起身上前，拱拱手说：“二位说得好热闹，能否叫老朽也分享一下乐趣？”那二人见关春明衣衫鲜

亮，又彬彬有礼，忙站起身回道“刚才孟浪，打扰先生了。”三人笑着一同归座。关春明朝酒保喊道“来一壶陈年景阳春，账记我那儿。”三人一番谦让，高高兴兴地边喝边聊起来。

原来，京城天桥地头有一位神拳李通虎常年在那里摆场子。半月前，不知何处来的一位少女，先是淹没在人堆中瞧热闹，后来见李通虎连坐七庄无对手，可能是技痒难耐，冲进场内，与李过招。谁承想，只几个回合，那女子一掌将天神似的李通虎击倒，随即将赏钱撒还李通虎，飘然而去。其时，围观者中不乏武林高手，却无一人识得那女子所使用的拳法出自何门何派。过了好几天才有人好不容易打听到，此女系晋冀大地一个并不出名的小县人氏，其拳法系家中秘传。她这次来京，是为其母采置一种特殊的莲花纸。那李通虎打听是实，携礼赶到女子所居客栈，岂料那女子坚辞不见。以后找她的人多了，她便悄悄退了房，上了天津卫。这次来柳河，听说她是要开洋荤，不走旱路坐火轮，要行一段水路哩。

“那女子果真那等厉害么？”关春明突发奇想，手擎酒杯，忘记了喝，急切地问道。

“那还有错，试想李通虎号称神拳，若那女子无有绝技，堂堂李通虎焉能服气？”

“噢，那，那班火轮几日到呢？”

“怎么，先生也对此女感兴趣？”

“非也，老朽并不大相信一个小女子会有那么大本事，只是好奇想见识一下其乃何等人物而已。”

“哦，据探询，火轮后日清晨可到。”

“多谢了。”有了主意的关春明站起身，丢给酒保一块大洋“除了酒钱，多余的再拣好的上几样菜。”

“哎呀，怎么能叫您老破费。”

“别客气嘛，老朽当尽地主之谊。”关春明说了一声“告辞”，便匆匆下楼，高一脚、低一脚地径自赶往纪家。

纪家厅堂里，纪天泉正同一帮师兄弟开怀痛饮。他最贴心的师弟大勇，斟了满满一碗酒，双手捧给天泉。“大哥技压群雄，天下无双，让我等弟兄脸面也添光彩，请干了这碗酒。”天泉乐呵呵地接过碗，正要一饮而尽，随着一声“且慢”，关春明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先生，出了什么事？”纪天泉放下酒碗，有点纳闷地问。众人也“哗啦”一下齐刷刷放下杯盏碗筷。

“先别忙活自吹天下无双，眼下就有人远在天泉之上哪！”

“谁？”纪天泉尚未答话，大勇先打雷似的吼起来。

“先生请坐下，慢慢讲。”纪天泉招呼关春明入座，又挥挥手让大伙都坐下。

关春明掸掸身上的雨滴，正视着纪天泉开口道：“令尊临终前嘱托老夫照看你，今天有句话，该说了。论武艺，你是超群不凡；论名气，江湖上也小有声望。然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切莫目空一切，妄自尊大，滋生骄情啊。方才我听说有人一掌劈翻神拳李通虎，后天就要到咱柳河镇了。”

“李通虎？先生说的可是京城天桥的大把式？”纪天泉瞪圆了眼睛。

“然也。”

“传闻那李通虎好手段，天泉原打算去拜访此人，不想竟败在无名氏手下。这是何等人，先生可知其出处？”

“出处不必讲，我只告诉你一样，此人是一位年轻女子。”

“什么？女人？”七八个小伙子一个个惊诧得吐出舌头缩不回去。

“先生，您老莫是喝高了，胡诌吧。”大勇冷不咧咧地呛了关春明一句。

“放肆！”纪天泉瞪了大勇一眼，又朝着关春明深施一礼：“夫子所言，寓意何在，请明示。”

关春明一把拉过纪天泉：“我是这样想的，趁那女子来柳河，你会会她。以武会友也是武林佳话嘛。若是你胜了，从此声名会更加远播。倘使人家高明，那对自家也有教益。”

猛听此话，纪天泉来不及想很多，可他很想同高手过过招。于是他接

过关春明的话题“先生说得是，待她到了，我便去会她。”

关春明看出纪天泉并没有理解自己的苦心，只是表现出好斗争勇的神气，便加重了语气说“会人家谈何容易，人家一个大姑娘，又不是打擂卖艺的，你找上门去，人家能搭理吗？”

纪天泉感觉到了关春明话语里的不快，忙转而用一种谦恭的语调说：“天泉鲁莽，还要请教先生，当如何面对此事。”

听到纪天泉这样说，关春明满意地捻捻胡须，他觉得天泉的本质真是不错，是孺子可教的一类，便将自己成竹在胸的计划和盘端出“自令尊过世，你一直未在垂杨柳下当众献艺，乡亲们早就翘首以盼。那女子后天到柳河，你一大早在垂杨柳摆开场子，率领师兄弟们练个尽兴。到时候观看的人一定非常踊跃，人们也会奔走相告，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柳河镇的头条大新闻。那女子既然在柳河镇歇脚，不会不闻到风声。想她嗜武之人，定会闻风而至，这样，你们会面就有了前提。届时，相机行事，比武较技或可行之。”

纪天泉对关春明一向是钦佩的。这一次简直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连忙一拱到地“先生妙招，天泉以为极是，一切谨遵先生调度。”说完，端起酒杯敬关春明，关春明捻捻胡须，满意地一口喝干了。

4

垂杨柳树下有一片开阔地，长足有二十多丈，宽也有十几丈，少说也可以容纳两三千人。自打清乾隆年开始，这地界就成了柳河镇看热闹的第一场所。纪天泉久蛰未出，更长时间没在垂杨柳下露过脸，大大吊高了喜武好拳者的胃口。这柳河镇得风气之先，开化较早，什么土的洋的玩意儿差不多都到这里显摆过。就是西洋人的那种手上戴个皮套，光用拳不用腿的洋打法，在这里也展示过身手，看客也是人山人海。如今，纪天泉这号重量级人物三年后再次出台亮相，那消息就像风吹似的，刹那间整个镇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待纪天泉他们打好场子，挂上彩旗，没等开练，人群就已经把场子挤了个严严实实。看客中，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各式

人等,应有尽有。

纪天泉心里有数,他不像以往那样,看到人挤满了就下场开练。今儿个,重要的是拖延时间,等候目标出现。他不慌不忙,先安排人由大勇领着,操练了一套当年戚继光训练军队演习的集体拳。随后是三三两两或练徒手拳,或练兵器器械,或徒手相打,或器械对操,什么“空手夺白刃”“三节棍进枪”“五虎擒羊棍”“子午鸳鸯钺”,练得剑舞镖飞,看得人眼花缭乱。虽然纪天泉还未出场,四周已爆起叫好声。

趁师兄们献艺的工夫,纪天泉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一个劲地往人堆里扫视。他急于要捕捉到自己头脑中想象的那个女子的形象。可是人群里三层、外三层,万头攒动,摩肩接踵,哪里能搜寻到一点影子。

太阳已经升得高了,师兄弟们拿人的招式也玩得差不多了,人群中开始呼喊起纪天泉的名字。纪天泉明白,不管那女子来了没有,自个儿是不能不出场了,否则,乡亲们会扫兴的。他最后扫视了一下人群,慢慢地脱去外边穿着的宝石蓝绸长衫,露出白生生的十三太保上衣和漆黑的灯笼裤。不用练,就凭这身打扮,先赢得了个满场好。

纪天泉笑容可掬,他用左手握住右拳,从容不迫地走到场子中间,行了个转圈礼:“诸位乡亲,过路客官,在下纪天泉,艺疏业浅,今日在此献丑,粗拙之处,还望海涵。”他那洪钟般的嗓音一落,一个“五凤齐飞鸣九天”,身子便耸起大半丈高,左手似高探马状,右手在那绷平的右脚面上“啪”地一击,仿佛神鸟凌空,那身段、英姿真是没得说。

“好啊!”

“窦尔墩、黄天霸怕也未必能如此。”

喊好的人有的把帽子都扔到了天上。

好一个纪天泉,此时他虽然未能瞧见那位女子,可心灵感应觉得她一定来了,而且正在注视着自己。他一丝不敢懈怠,使出了浑身解数,把最拿手的“金刚连捶”使得出神入化、虎虎生风。倏地,从东西两侧同时飞出两块砖头,箭似的冲天泉打来。在一片尖叫声中,纪天泉双臂一晃,一招“拨

云见日”，两手分别击中砖块，只听得“咔嚓、咔嚓”，两块青砖碎成四瓣。

“哎唷嘿！”

“天下绝技啊！”

“这砖头砸在谁身上，还不骨断筋折，纪天泉难道是巨无霸不成！”

迎着汹涌的欢呼声浪，纪天泉收住架势，深施一个抱拳礼：“天泉冒昧，略献薄技，定有破绽之处，恳请天下高手不吝赐教。”这番话说出来，不能不叫人敬佩。这么顶尖的手段，竟然还这般的谦虚，叫好声比方才更加热烈了。可是纪天泉要的不是这个，他所期待的神秘人物始终未出现，他不禁有点急躁了。关春明见状，频频朝他使眼色。纪天泉勉强控制住眼看就要爆起来的脾气，用诚挚的口吻说道：“非是天泉有意自谦，实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恳请高人指点。”说完，一拱到地。

这一下，全场静下来了。纪天泉用眼神告诉关春明：“夫子哟，我可是按你交代的，该做的都做了，只怕今儿个你的神机妙算要落空哟。”关春明装着没看见，径自轻捻着自己的胡须。就在这当儿，一句银铃般清脆的话语由人群中传了出来：“大哥的拳脚功夫堪称高超，要是周身劲道能再刚柔相济、内外整合一些就更好了。”纪天泉“嗖”地跳上一蹲石锁，目光直指声音传出的方向，没等他瞅准目标，一位袅袅婷婷的妙龄女子分开人群，款步朝他走来。

谁能想到，满场数千大老爷们无人吱声，会有一位年轻俏丽的姑娘站出来当众评说纪天泉的拳脚功夫。全场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这位女子身上。

那女子身着白衣衫白裙裤，似银装素裹。就凭这身衣着，“女要俏，三分孝”，先大大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再看她，高挑个儿，长得不胖不瘦，女性的曲线之美纤毫毕现。脸盘是鸭蛋形，眉毛弯弯，杏眼含春，唇红齿白，梨花面上点海棠，俨然一副美女坯子。

纪天泉顾不上打量女子的妖娆俊丽，赶紧抢前一步，抱拳致礼：“女先生方家之言，定有高见，纪某愿闻其详。”